

2016年10-12月

WIRE

共同对抗不公不义



我欢迎

为人权而写

你的一字一句如何造就改变
并带来希望

争取公义

南非自种族隔离结束以来
最严重的警察枪击事件

叙利亚监狱

呼吁杜绝叙利亚监狱的
酷刑现象

AMNESTY
INTERNATIONAL



WIRE

国际特赦组织的全球通讯一年出版四期，报道世界各地的人权现况，鼓舞大众共同对抗不公不义。

联系我们



zh.amnesty.org



lianxi@amnesty.org

加入讨论



www.facebook.com/AmnestyChinese



@AmnestyChinese



zh.amnesty.org/category/wire-magazine



封面图片：2016年7月，91岁的巴哈·萨拉曼(Bahar Salaman)是一名来自伊拉克的雅兹迪难民，她和家人住在希腊的尼卡华拉(Nea Kavala)难民营。

© 国际特赦组织

(照片：Richard Burton)

发行人 /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秘书处编辑工作室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K
国际特赦组织版权所有

索引号：NWS 21/4978/2016 ISSN: 1472-443X

本期目录

专题故事

- 6 我欢迎
为何解决全球难民危机始于这几个字
- 10 来自希腊的信息：
“我们的希望破灭”
要求帮助60,000名被困难民和移徙者的呼吁
- 12 以生命攸关的态度写信
你的一言一语可以带来积极变化
- 20 来自马里卡纳的声音
在南非争取正义
- 24 “这把人打垮”
揭露叙利亚的酷刑监狱



6



12



10

其他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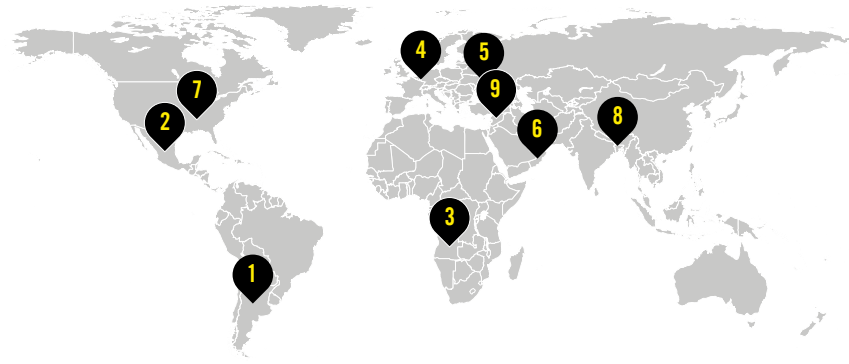
- 2 国际特赦组织全球动态
- 4 人权数据
- 4 幕后札记
- 5 人权日志与编辑手记
- 28 60秒人物专访



20



国际特赦组织 全球动态



1 贝琳(BELÉN) 重获自由

阿根廷人权状况向前迈进一步，一名在流产后被判处8年徒刑的妇女在8月18日从审前羁押获释。图库曼最高法院称，没有足够理由继续对27岁的贝琳进行审判羁押。7月，国际特赦组织向地方当局递交了逾12万个签名，要求释放她，这些签名来自全球各地。国际特赦组织阿根廷分会执行主任玛莱娜·贝斯基(Mariela Belski)说：“我们现在需要看到的是撤销对她的指控，贝琳本来就绝不应受到关押——流产不是犯罪。”

<http://bit.ly/2d1oq8c>



2 正义的胜利

被不公地监禁了9个月后，墨西哥环保活动人士和良心犯伊德方索·萨莫拉·巴尔多梅罗 (Ildelfonso Zamora Baldomero) 在8月12日获释。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他被捕以及根据捏造证据被刑事指控是一系列威胁和骚扰的一部分，与他和平反伐木活动相关。2007年，他的儿子阿尔多(Aldo)在一起袭击中被杀，另一儿子米萨尔(Misael)则受伤，然而有关部门并未调查该起袭击。国际特赦组织现在呼吁当局，停止因为伊德方索·萨莫拉·巴尔多梅罗的工作而试图进一步骚扰他或他的家人。

<http://bit.ly/2bv2XXD>

4 刑具贸易的漏洞得以堵塞

当欧洲议会表决堵塞欧盟在刑具贸易上的法规漏洞后，欧盟在10月4日颁布了更为严格的措施，限制可能用于拷打、虐待或处决人的刑具的销售、代

3 律师被撤案

7月，安哥拉卡宾达省的一家仲裁庭撤销了对人权律师阿劳·布拉·泰姆博(Arão Bula Tempo)的刑事指控，裁定没有足够证据来起诉他。他说：“虽然卡宾达仍然发生迫害和几起侵犯人权事件，但我要向那些参与行动、签名请愿和帮助我重获自由的人深表谢意。我将继续捍卫人权。我非常欣赏国际特赦组织的工作。”

<http://bit.ly/2cXfsg4>



© Sergio Ortiz Borbolla

“我衷心感谢国际特赦组织在世界各地的人。我难以用言辞来表达对你们的无尽感激。”

伊德方索·萨莫拉

理和推销。该监管规定对欧盟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是国际特赦组织和欧米茄研究基金会经过多年努力后取得的重大成果。

5 从秘密羁押中获释

在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联合发表报告，揭露乌克兰当局和亲俄罗斯分离主义人士使用酷刑和秘密羁押的情况后，在7月25日至8月2日，至少13人在乌克兰东北部从秘密羁押中获释，德米特罗·科罗廖夫(Dmytro Koroliy)是其中之一。至现时为止，还有5人仍被关押在同一地方。

<http://bit.ly/2bvudn8>



© Amnesty International

6 因写博客而被监禁

50岁的阿曼良心犯萨义德·贾达德(Saeed Jaddad)在8月26日从监狱中获释。他此前因写一篇博客文章，被当局根据阿曼的网络犯罪法律判处一年徒刑，并已服刑9个月。这名商人和人权活动人士于2014年12月在家中被捕，并在不准联系家人或律师的情况下遭到审问数日。

<http://bit.ly/2cVKXUM>

7 德克萨斯法院阻止处决执行

德克萨斯州刑事上诉法院批准暂停处决杰弗里·伍德(Jeffery Wood)，这距离原定的处决日期8月24日只有6天。1998年，他因为1996年一家便利店被抢劫期间所发生的一起谋杀案而被判死刑。当谋杀案发生时，他正坐在店外的一辆卡车上。他的律师称，他由于错误的科学证据而被判处死刑。

<http://bit.ly/2cXeElh>

8 记者获释

孟加拉当局因为81岁的沙菲克·拉赫曼(Shafik Rehman)从事的记者工作，而数次把他当成打击目标。今年，这名杂志编辑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在狱中被羁押了4个月，包括几段时期的单独监禁。虽然他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但当局却拒绝提供适当的治疗。他在9月6日获准保释，但这将在3个月后结束。国际特赦组织目前仍继续监察此案的进展。

<http://bit.ly/2cBzuu4>



© AFP/Getty Images

9 为10岁的吉娜带来希望

在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方面施加国际压力后，一名身受重伤的10岁叙利亚女童在8月13日被成功撤出马达亚镇(Madaya)，前往接受紧急手术。吉娜·阿迈德·瓦迪(Ghina Ahmad Wadi)为母亲买药时，在叙利亚政府军检查站被人用狙击步枪射击，子弹打中大腿。马达亚镇内许多其他平民也急需医疗服务。

<http://bit.ly/2b9d7e8>



© Private

“为人权而写”运动的数字

370万+

是世界各地的人在2015年度的写信运动中为捍卫人权而采取的行动数字。

5人

在你为2015年度“为人权而写”运动作出呼吁后获释。

50万+

是去年为保护布基纳法索女童和妇女免遭强迫婚姻而采取了的行动数字。

44年

美国的阿尔伯特·伍德福克斯(Albert Woodfox)被单独监禁44年的生涯因你的支持而在2016年2月告终。

200个+

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特赦组织支持者为“为人权而写”运动采取行动。

了解更多

见我们的2016年“为人权而写”专题故事, 第12-19页



幕后札记

白俄罗斯的暗语、窃听和国家监视行动



白俄罗斯明斯克
2016年6月

国际特赦组织技术和人权部研究员约书亚·弗兰科(Joshua Franco)讲述了监视行动如何侵犯东欧国家的言论自由。

“原则上, 如果我在室内谈话或打电话, 或者写电子邮件, 我就假设这些都会被传给克格勃。”

这是白俄罗斯一名活动人士告诉我在监视威胁下的生活写照。这里的克格勃说的是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门的名字。

我前往该国来亲眼观察2010年大规模镇压异议后人权状况是否有改善。

暗语和窃听

活动人士告诉我, 他们从不在电话中讨论他们组织的财务情况, 他们用暗语来取代人名和地名, 而且他们怀疑家中和办公室遭到窃听。

他们也不能在公共场所说话, 即使咖啡馆都不安全, 特别是在几名政治反对派人士近期于他们的餐巾架里发现窃听装置后。虽然许多人嘲笑这个看起来过时的装置的照片, 但这也是

活动人士经常觉得无法不受国家窥视的原因。

活动人士行动时就像克格勃一直和他们一起在房间里, 故此他们需要知道什么话题可以公开讨论。例如, 如果他们想策划一项公众活动或抗议, 他们就必须妥善地进行, 最好亲自见面然后出外走一走, 而且不带手机, 以免被记录地点和谈话。

所有这些都向我证明监视如何导致自我审查并侵犯言论自由。正如一名活动人士告诉我说: “这是21世纪, 但我们仍不得不像是90年代那样打照面。”

了解更多

国际特赦组织近期的研究:

<http://bit.ly/2d9Yw2v>

本文的长篇版本:

<http://bit.ly/2cJFX5c>

2016年人权日志与重要纪念日

11月 10 1995年尼日利亚处决肯萨罗威瓦(Ken Saro-Wiwa)和其他8名环保人士	11月 13 2010年缅甸释放被软禁的昂山素季	11月 25 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
12月 1 世界艾滋病日	12月 2 废除奴隶国际日	12月 2 1984年印度博帕尔灾难事故在3日内造成多达10,000人丧生
12月 3 国际残疾人日	12月 2-16 国际特赦组织举行“为人权而写”的写信运动	12月 10 人权日
12月 16 南非和解日	12月 18 国际移徙者日	12月 20 国际人类团结日

编辑手记

变化始于我们说我欢迎时

在约旦和叙利亚之间一块被称为“阶地”的沙漠地带, 超过75,000名男女老幼被困住了近一年, 这显示了采取行动来解决全球难民危机的迫切需要。约旦在6月封锁了其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后, 难民被遗弃在无人地带, 无法接触国际援助机构。

在酷热之下, 叙利亚难民靠着日益减少的食物和水挣扎求生。许多人患病, 其他人据报已死亡。如果其他国家介入帮助超过500,000名在约旦的难民, 便可避免这起悲剧的发生。

同时, 在纽约的外交官们争论不休, 最终拒绝接纳联合国温和的提案。该提案要求各国分担帮助难民的责任, 而且每年至少重新安置世界十分之一最弱势的难民。

关闭边境永远无法阻止我遇到的那些难民为自己和家人寻求安全。此举只会迫使他们冒更大的风险, 并承受更恶劣的条件。

我们需要更多富裕国家各尽所能。我们需要愿意承担责任的领导, 并处理这当代大悲剧。

我们都想相信, 如果战争或迫害摧毁我们的生活, 我们会找到避风港。这就是如今的利害关系所在。

我们大家有责任要求我们国家的政府采取行动, 告诉他们我们欢迎难民到来, 而且他们也应当如此。

秘书长萨利尔·赛迪(Salil Shetty)

@SalilShetty

了解更多

欲了解新开展之“我欢迎”运动的信息, 见第6-9页。

WIRE团队

编辑: Richard Bunting

内文作者: Ben Beaumont, Tanny Chia, Joshua Franco, Kristin Hulaas Sunde, Clemency Norris, Shiromi Pinto, Lisa Van Wyk

美术设计: Dina Silanteva

摄影编辑: Richard Burton

运动:难民

我欢迎

解决全球难民危机始于这几个字：我欢迎难民。

目前，世界各地有无数人被迫逃离家园，人数是有纪录以来最多的。

然而，大多数国家不但没有显示真正的领导力并保护难民，反而在关上自家大门。

世界上那些最富裕的国家让少数国家独力应对几乎所有2,100万名难民。具影响力的媒体和政治人物在操纵现实世界，并将难民非人化，将他们描绘为“非法”或身分不明的“入侵者”，称他们是“安全威胁”。

他们在逃避责任，不愿保护那些逃离暴力、迫害或冲突的人，他们的迟疑不决和无所作为每天都在给人们带来无尽痛苦。

但如果我们不能依靠这些政治人物来改变世界，我们就自己行动吧。



2015年9月，一家难民穿越匈牙利勒斯凯(Roszke)与塞尔维亚交界边境之间的铁丝网。



© Ulet Ifansasti/Getty Images

重新开始的机会

最近，我们在世界各地对人们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我们中有80%的人随时欢迎难民到来我们的国家、社区，甚至是我们自己家中。

我们凝聚在一起成为群众运动，相信团结我们的力量远大于分裂我们的力量。

我们不把难民视为威胁，而是看作生活在威胁下的人。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重新开始，需要一个机会来作出积极贡献。

“如果我会有任何冀求，那就是工作、独立，并和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一个安全的正常生活——就这么简单。”

获重新安置到挪威的叙利亚难民谢利汉(Sherihan)

这是我们的时刻

我们对全球难民危机的回应会确立我们和后人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历史会根据我们处理当代最严重的人道危机的手法来评价我们。

是时候让我们捍卫那些将我们作为人团结起来的事物，不要输给恐惧和偏见。

解决全球难民危机始于我们每个人做出一个简单和个人的承诺提供协助，只要说：“我欢迎难民”。

我们一起向全世界的政治人物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要求他们做正确的事，商定分担难民责任的计划——马上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要求什么？

通过被称为重新安置的解决方案，以及其他安全和合法途径，所有国家都可以帮助保护难民。例如，重新安置可以保护那些遭受酷刑的人，或者持续面临虐待危险的妇女。安全和合法途径包括其他所谓的安全“路径”，各国政府可以在像叙利亚危机这样的紧急情况下予以开通。例如，他们可以提供：



11岁的威廉是生活在肯尼亚北部一所难民营。“我在卡库玛(Kakuma)这里出生，但我知道我们在苏丹曾拥有很多。我们有3所房子：一所给牛住，一个棚子，还有一所我们自己住。”



哈桑·莱梅佐尼(Hasan Remezoni)和他的妻子法西塔(Farshta)及他们的宝宝阿斯玛(Asma)和儿子阿米尔(Amir)2016年9月拍摄于印尼的巴淡市公园。他们在那里生活了3个月。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家庭团聚 —— 这意味着难民可以与生活在国外的近亲团聚。
 - 奖学金和学生签证，让难民开始或继续学业。
 - 医疗签证，帮助患有重病的人得到治疗拯救生命。
- 提供这些机会予更多难民会令他们得以安全和有秩序的方式前往新的收容国。

分担责任

忽视我们当代最大的人道危机无法解决任何问题，而且会造成巨大痛苦。通过同意分担保护难民的责任，各国政府可以显示真正的领导力，投入资源于人们的生活和未来，并呈现出我们所有人最美好的特质。加入我们开展的“我欢迎”运动，让我们共同推动改革并使之成为现实。

采取行动

为难民的权利发声：
加入我们的行列：<http://bit.ly/1UBZs0w>

有关难民危机的重要数字



运动:难民 来自希腊的信息: “我们的希望破灭”



© Amnesty International

近6万名难民和移徙者仍被困于希腊，绝大多数处于极恶劣的环境下，现在是欧洲各国政府停止视而不见，并开始向这些难民提供保护和热烈欢迎他们的时候了。

2015年，全球难民危机前所未有地成为欧洲的中心议题。数以十万计的男女老幼由于迫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并将欧洲视为安全地区。

一年过去了，在一系列国家关闭边境后，数千人跋涉通过巴尔干地区的景象不复再，但人道危机并未解除。近6万名难民和移徙者被困于希腊，其中大多数处于极恶劣的环境下。

空洞承诺令人们的生活停滞下来

欧洲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治集团，有条件和能力向难民提供保护，并履行其法律和道德承诺。

欧盟有一项内部重新安置计划，针对在欧洲有家人的难民也有家庭团聚规则，而且有签证选择。但在执行这些措施的工作上，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不是拖延就是积极抵制。

结果是巨大但实际上可避免的痛苦。

当国际特赦组织与来自阿富汗的格尔洛兹(Golroz)见面时，她挺着大肚子，在雅典附近被荒废的艾利尼莫(Elliniko)机场已被困数月。“我们曾在阿富汗生活，有一个农场。我

们因为战争才离开。现在我们不能回去，但也不能前进。我们被彻底困住了。”

巴塞尔(Basel)来自叙利亚，是一名理发师。他和两个儿子与4个女儿住在尼卡华拉，最小的孩子在难民营出生。“这是很糟的生活。水很脏而且不够用，我们8个人每天仅得到3公升水。我们得到食物，但难民们感觉糟糕。我们需要像人一样生活。帐篷里没有厕所，没有药，人们开始不安。我们是人，不是动物。”

在希腊的难民营里，许多儿童迫切渴望得到家带来的安全感。然而，他们也想有机会继续学业和有所作为。来自叙利亚、16岁的阿卜杜拉要给欧洲领导人这样的信息：“我们在这里待了423天，没有希望，没有教育……我需要上学的机会。”

缺乏对需求最迫切者的照顾

在难民营中，栖身在这些延绵不绝的帐篷中的包括老人，其中一些更十分虚弱。巴哈·萨拉曼(Bahar Salaman)是一名来自伊拉克的雅迪兹妇女，患有心脏病。她不能行走，



2016年7月，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附近辛杜斯(Sindos)的索夫泰克斯(Softex)难民营。超过1,800名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摩洛哥的人在难民营居住。



6岁的诺拉(Noura)来自叙利亚，照片拍摄于2016年7月。她和母亲及两个兄弟和一个姊妹被困在希腊。她有一年多没有上学。她的母亲说，自从她们到达希腊后，诺拉的体重轻了两公斤。他们一家人等待和在德国的父亲团聚，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 Giorgos Moutafis/Amnesty International

但和家人一起穿越爱琴海。爱琴海被一些雅迪兹人称为“死亡之海”，因为它吞没了无数难民。她的信息很简单：“我想和在德国的女儿团聚。”

还有来自伊拉克、盲眼的雅迪兹妇女萨丽芙(Sarif)。她的家人说她已年过百岁，她以此高龄在尼卡华拉的一个帐篷中连住数月实在让人吃惊。萨丽芙的儿子一路将她背到土耳其，以逃离“伊斯兰国”。她无法自己洗浴，所以他们用一个轮胎作为临时浴盆底座，在里面为她清洁。

30岁的阿伦和他28岁的妹妹吉安(Gyan)是来自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他们都因肌肉萎缩病症而行动不便，需要使用轮椅。他们骑马翻山去了土耳其，并来到希腊，他们希望去德国与2015年已抵达那里的父亲和妹妹团聚。但当他们到希腊时，由于北部接壤马其顿的边境实际上已对难民关闭，致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阿伦对国际特赦组织说：“联合国难民署告诉我们，边境对所有人都关闭，残疾人、孕妇……任何人都不能越境。那一刻，我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



阿伦和吉安，拍摄于2016年7月。他们是来自叙利亚的库尔德人，2人都患有肌营养不良症。他们因为战争离开叙利亚，现在和母亲(见照片)及另外两名家人被困在希腊一个难民营中。



© Giorgos Moutafis/Amnesty International

欧洲领导人必须马上行动

这些人的遭遇驱使成千上万在希腊和其他地区的人作出回应。不同人士、团体、非政府组织前往希腊岛屿海岸，提供基本人道援助。其他人则加入希腊海岸警卫，营救数千名在海上遇险的人。

欧洲各地的民众张开双臂，甚至开放他们的家，以示与世界上一些最弱势的人团结在一起。现在是欧洲各国政府停止视而不见，并履行其法律和道德承诺的时候了。

除非希腊及其欧洲伙伴紧急行动，以改善条件、分担责任，并向数以千计被困于希腊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否则这势将成为长期发生的悲剧。

采取行动

显示团结 — 向像阿伦一样的难民发送一条个人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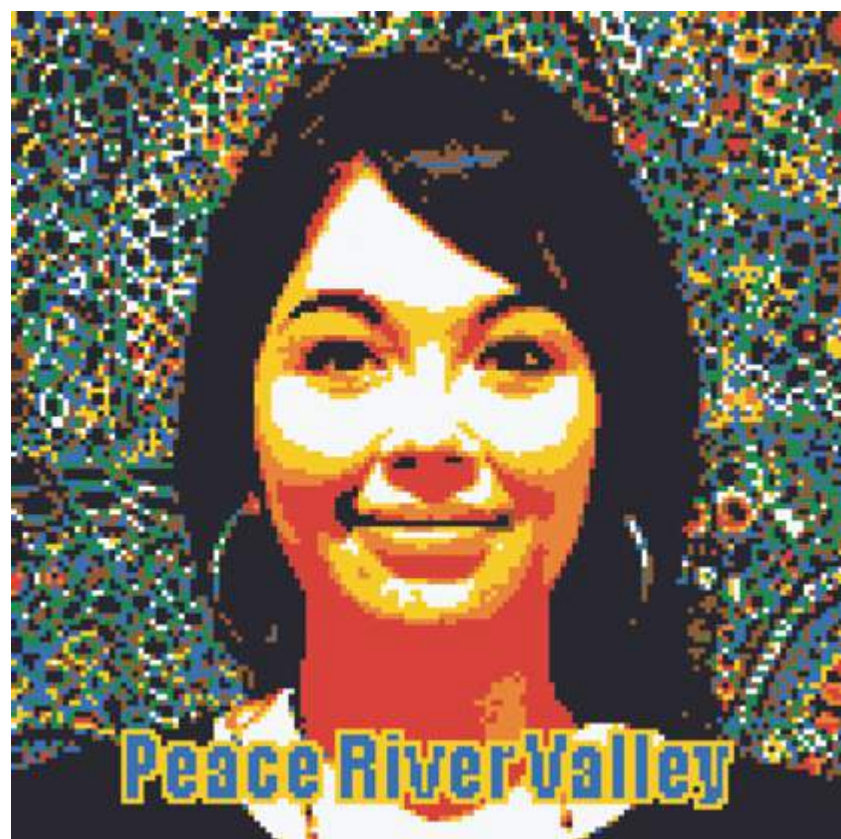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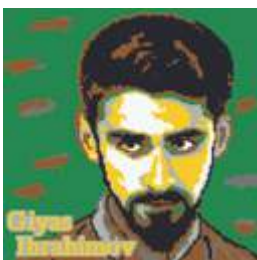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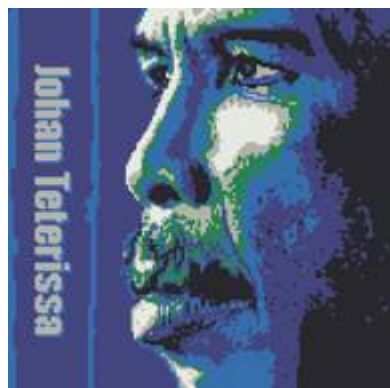
<http://bit.ly/2cMJOiS>

运动:为人权而写

以生命攸关的态度写信

有时候，一封信可以改写某人的生命，这正是国际特赦组织“为人权而写”之写信运动的缘起。该运动会在12月再度展开。

在世界各地，人们将写信捍卫其他人被窃取的自由。因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人们的自由——斥责不公的自由、生活在祖传土地上的自由、不受歧视的自由——受到威胁。但有你的帮助，那些侵害他人和动用酷刑的人会被绳之以法，至于那些遭受不公监禁的人则会重获自由。



“为人权而写”运动首次与著名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合作，为你带来这套独特的人物肖像。这里仅展示我们今年写信维权对象中的几人。

你的一字一句改写了生命

去年，国际特赦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参与“为人权而写”运动，撰写了370万封信、信息、电子邮件、推文，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内容，举措令人叹为观止。你猜结果怎样？你的一字一句产生了巨大影响。



民主活动人士弗莱德·鲍马(Fred Bauma, 图右)在狱中被关押17个月于2016年8月获释。



© Patrick Melon



© Amnesty International

从阿富汗到赞比亚，充满热忱的运动人士、学生、学童和许多其他人参与了2015年的“为人权而写”运动。他们一起为那些遭受恶劣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和社区要求变革，而且带来了巨大成效。下面是5个因你的一字一句而改写生命的人。

阿尔伯特·伍德福克斯(Albert Woodfox)在美国被单独监禁44年后，终于在2016年2月获释。超过240,000人要求释放他，并在“为人权而写”运动举行期间向他发送声援信息。“你们来自监狱大墙外的信息成为我巨大的力量源泉，”阿尔伯特说。“我要感谢国际特赦组织所有会员及其支持者，感谢他们为我所做的出色工作。”

翁斐斐(Phyoe Phyoe Aung)在2016年4月获释。国际特赦组织在各地的支持者为她撰写了超过394,000封信、电子邮件、推文和其他内容。缅甸方面终于传来好消息，新政府宣布将尽快释放所有良心犯。其后，一家法院撤销了对翁斐斐以及数十名和她一起在2015年3月参与抗议的学生的指控。翁斐斐在最近一封给支持者的信中(见



美国新奥尔良的年轻人为写信运动采取行动。



阿尔伯特·伍德福克斯在走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西费利西亚纳(West Feliciana)拘留所时高举拳头，此前他被单独关押了44年。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6年1月，叶塞尼亚·阿曼塔仍在狱中时阅读来自支持者的信息。



© Travis Spradling/The Advocate via AP

第29页)写道：“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人，这不仅是因为你们争取让我和其他犯人获释，而且还因为你们帮助我们保持希望和信念。”

叶塞尼亚·阿曼塔(Yecenia Armenta)于2016年6月在墨西哥北部从狱中获释。在2012年7月10日被羁押后，她被折磨了15个小时，期间受到殴打、近乎窒息和强奸，直到她被迫“供认”参与谋杀她的丈夫为止。叶塞尼亚看了超过8,000封来自你们的信和信息：“当我收到所有的来信说我并不孤单时，让我感觉很好。我就想：‘是的，这是真的，我不孤单。他们真的在支持我。’想到有人仍关心他人的权利，这实在令人振奋。他们甚至不认识我。”

弗莱德·鲍马(Fred Bauma)和伊弗斯·马克瓦穆巴拉(Yves Makwambala)在2016年8月末获释。令人惊叹的是，170,000人为这两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年轻活动人士采取了行动。“被监禁了超过17个月后，我很高兴最终重获自由，”弗莱德说。“每封信、每次探视、每一字一词都给我们力量，并加强我们在这一漫长但正义的抗争中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决

心，”伊弗斯补充说。“再次感谢你们。”

就这样，5名重获自由的人再一次感谢每位在去年参与“为人权而写”运动的人的热烈支持，但这并未告终。超过500,000人也采取了行动来保护布基纳法索的女童和年轻妇女，而且取得成效。该国司法部确认，政府承诺消除早婚和强迫婚姻现象，并说他们在“收到世界各地的来信、电子邮件和通讯”后，感到必须这样做。

采取行动

“为人权而写”运动确实有效，加入我们！

<http://bit.ly/10nu0yj>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6年9月,肖坎的儿时好友艾哈迈德·阿布·赛义夫在他现在生活的芝加哥。



艾哈迈德和肖坎的儿时合照。



我感到另一半的我没有自由

艾哈迈德·阿布·赛义夫(Ahmed Abu Seif)谈到任职记者的儿时好友肖坎(Shawkan),他因为拍摄埃及的一次示威而被监禁。

肖坎和我是一辈子的朋友,他仅仅因为拍照而面临死刑或终身监禁。2013年8月发生政变后,他当时在报道被罢黜之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所举行的一次抗议。

他与一名美国记者和一名法国记者一起拍照,他甚至不是和抗议者在一起。保安人员过来拘捕了他们。几小时后,他们释放了法国记者和美国记者。但因为肖坎是埃及人,他们把他和抗议者混在一起,自此以后他就在监狱里。

我怕他会死在狱中。

他在狱中渡过第600天时,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在监狱大门丢下了尊严。”他描述了和12名犯人一起挤住的牢房,牢房的面积只有3米宽4米长。他讲到睡在冰冷的瓷砖

地板上。人们睡在厕所里,因为他们不能全挤在牢房里。

他患有丙型肝炎,健康状况很糟糕。我不感乐观,在没有医疗照顾没有他的药的情况下他会死。

我所做的每件事或去到的每个地方.....我有时会透过肖坎的眼睛去看。这令我感到痛苦。他仍在狱中时我却能展现我的自由,这令我痛苦无比。我感到另一半的我没有自由。

采取行动

敦促埃及政府撤销针对肖坎的一切指控并立即释放他:
www.amnesty.org/writeforrights



信守承诺



抗议者挺身反对在加拿大西部和平河谷修建威胁原居民生活的巨型水电大坝。



如果大坝施工,和平河谷超过80公里的地域将被淹没。

海伦·诺特(Helen Knott)谈到加拿大政府有义务信守承诺,保护其人民在和平河谷的生活方式——该生活方式现正受到巨型水电大坝的威胁。

当海伦·诺特讲起和平河谷的重要性时,不免会谈到她的祖母,以及她们一起在那片土地上渡过的时光,如了解代代相传的故事,学习如何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技能,并确保这些知识能传给自己的儿子。

“我祖母所有的故事都离不开这片土地,”海伦说。“我们的长辈就是那样。你必须在这片土地上才能分享这些回忆。”

祖传土地受到威胁

今天,土地本身受到威胁。资源开发泛滥无序,改变了不列颠哥伦比亚东北部大片土地的面貌。在这个加拿大最西部的省份,甸尼萨族(Dene Tsaa)、克里族(Cree)和梅蒂斯族(Métis)原住民狩猎、捕鱼和采集药材及浆果。

在和平河谷的大片土地上,原住民可以依照自己文化在少数仅存的区域内自由生活。如今,河谷这块残存地区正受到被称为“C座”水电大坝修建的威胁。

作为加拿大全国最大的资源开发项目之一,若“C座”水坝



建成,将会使和平河超过80公里水域变成水库,淹没岛屿和支流。

法庭博弈

西莫伯利以及先知河的第一民族(West Moberly and Prophet River First Nations)直接受到该拟议项目的影响,因而在法院挑战水坝项目。他们称其侵犯了他们与加拿大签订之条约所保护的权力。虽然出现这些法律挑战,但负责项目的BC水电公司继续施工,清理修建地点。

海伦的高祖父在百多年前签署了《第8号条约》。海伦说,条约的本意是让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相互毗邻生活,同时保护第一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身份。通过挺身反对“C座”水坝的修建,海伦说她在履行条约的本意。

海伦·诺特和其他《第8号条约》社区成员在9月13日向加拿大议会传达了该信息,这一天正是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颁布的纪念日。国际特赦组织会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超过87,000人发出请愿书和明信片支持停建“C座”水坝的呼吁。

采取行动

要求加拿大停建“C座”水坝:
www.amnesty.org/writeforrigh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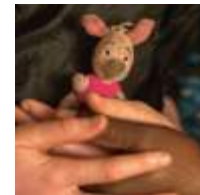
安妮·阿尔弗莱德和她的学校朋友。安妮天生患有白化症，该遗传病使她的皮肤细胞无法产生足够的色素。



2016年5月，安妮和母亲在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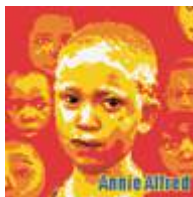
马拉维约有7,000-10,000人患有白化症。随着对他们的袭击近来剧增，许多人生活在恐惧中，害怕被杀害。



安妮最喜欢的玩具之一。仅在2015年，马拉维就有45起白化症患者被杀害或企图谋杀的报告。



安妮和她在学校最好的朋友。有些人认为白化症患者的骨头能使他们致富。



一个无异于他人的孩子

安妮·阿尔弗莱德(Annie Alfred)和马拉维其他11岁的孩子一样，但有些人认为她的身体具有魔力，而且不惜杀害她来夺取魔力。她在这里告诉大家，在她生活的社区里作为一名患有白化症的孩子是怎样的体验。

我知道我的皮肤为什么呈白色：因为上帝就是那样创造我的。我不觉得有任何不同，但我的一些朋友歧视我。我在学校里的朋友不多。

一些朋友叫我“纳普沃”(在花园里没人要的番茄)、“姆宗谷”(白人)和“白化人”。

有一次，我在学校里与一个朋友发生这样的情况后去找校长。校长报警，那个女孩就逃走了。

我好心痛，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像我不是人一样来对待我。我说下次我会自己报警。

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当我看到白皮肤的人时就感到伤痛。近来发生了一些杀人事件，人们砍掉身体部位，说那是钱来试图卖掉。

我想人们停止杀害白化症患者，因为我们生活在恐惧中，不敢上学或者和朋友一起玩。

但我仍喜欢上学校，因为我喜欢全力以赴。我想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在医院工作的护士。



所有照片 © Lawilink/Amnesty International

采取行动

要求马拉维政府保护白化症患者免遭杀害：

www.amnesty.org/writeforrigh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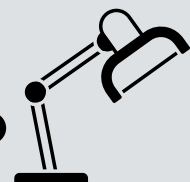
加入参与!

“为人权而写”运动是这样运作的



1 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活动人士

在咖啡馆、学校、社区中心和其他地方参与各种活动



3 支持者在这些地方撰写数以百万计的信、电子邮件、推文和请愿书

为的是那些遭受酷刑和申请庇护被拒以及因敢言而被关押的人



5 向政府、领导人和决策者施压

同时向受害者及其家属展示爱与支持



7 并帮助带来改变和实现变革——释放活动人士、把实施酷刑者定罪和修改侵害权利的法律。

了解更多：

www.amnesty.org/writeforrights

深入了解:南非

来自马里卡纳 的声音



++++++

2012年，南非小镇马里卡纳 (Marikana) 的隆明矿区发生罢工事件，期间由于警方严重失职，导致大规模枪击示威者的事件发生。自此，国际特赦组织便一直就事件争取实现正义，并举办了一场全新的肖像展来讲述那些受影响者的故事。



矿工过去每天聚集的山坡，也是警察在2012年8月16日开始枪击的所在地。



2012年8月，44人在南非小镇马里卡纳的隆明矿区举行罢工期间死亡。矿工此前聚集在矿区附近，要求每月取得12,500兰特（806美元）的工资。

罢工开始后，罢工的矿工和隆明公司保安双方都发生了几起实施暴力和恐吓的事件。8月12日至14日，一些罢工者杀死了两名隆明公司的保安和3名没有罢工的工人。8月13日，数百名罢工者和南非警察署的人员发生对峙。3名罢工者和两名警员被杀。

在这段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日益加剧的时期，隆明公司管理层和工会人员都呼吁当局增加在矿区的警力。

8月15日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警方的高层人员决定第二天驱散罢工者，解除他们的武装并拘捕他们。如果罢工者不自愿解除武装，警察就强制执行。在作出该决定时，警方充分意识到此举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死亡。

马里卡纳调查委员会认为，警方高级人员在秘密会议上所作的非法决定是8月16日事件发生的“决定性原因”。国际特赦组织在2014年8月的一份报告中，强调了该决定在国际

法和南非国内法之下属非法。

在第二天（8月16日）的警方行动中，34名罢工矿工被杀，另有超过70人受伤。此外，约有270人被捕。这起大规模枪击抗议者事件是种族隔离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警察枪击事件。

搁置追究责任

追究责任的问题被搁置了近3年。在此期间，马里卡纳调查委员会听取证词、审慎商议，并公布调查结果。几年后，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第一步迈出了。

自2012年以来，针对警方严重失职导致死亡的事件，国际特赦组织一直作出评论并开展运动，要求全面追究责任并对受害者及其家属作出赔偿。该工作仍在继续。

虽然马里卡纳调查委员会关注的主要焦点是马里卡纳死亡事件，但也考虑到2012年8月事件的发生背景，特别是矿工的住房情况和生活条件。隆明公司在委员会调查期间承认，恩卡能和矿区附近其他非规定居点的生活条件“确实十分恶劣”。



阿亚邦加·约卡尼西 (Ayabonga Jakanisi) 的葬礼。他在他任职矿工的父亲塞米·约卡尼西 (Semi Jakanisu) 在罢工期间被杀后自杀。他的祖父古德曼 (Goodman) 仍在隆明矿场工作。古德曼现在照顾塞米的其他孩子。“我所有的孙子女仍背负他们父亲去世的伤痛。”



在恩卡能 (Nkaneng) 的非规定居点住了许多隆明公司的雇员，那里没有电和自来水。



矿工西菲特·帕特沙 (Siphete Patsh) 在非规定居点恩卡能的家中，隆明公司许多雇员住在该居点。他在枪击事件中幸存，但在逃跑时失去了一只大脚趾。自2012年以来他的生活条件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令他感到生气。“我当时可以看到警察来到灌木丛中，并向躲在那里的人开枪，”帕特沙说。“我想到我的孩子，只想一件事：我将离开我的孩子，我将要死。”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隆明公司没有为生活在恩卡能和其他非规定居点的雇员提供住房和改善肮脏生活条件，并得以推卸一切相关责任，而那样的生活条件正促成了2012年8月的事件发生。

国际特赦组织与摄影记者保罗·波茨 (Paul Botes) 及记者尼伦·图尔西 (Niren Tolsi) 合作，举办了一场肖像展，展出那些受到马里卡纳事件影响的人的照片，当中包括矿工、警察和保安。

所有照片均来自保罗·波茨。



焦点:叙利亚

“这把 人打垮”

自2011年以来,数以千计的人被关押时受到残酷对待,死于叙利亚的拘留所中。另有数以万计的人遭受了酷刑,情况令人震惊。

人们饿死。他们甚至无法得到基本的医疗护理,因伤口受感染和指甲内生而死亡。许多人遭到残酷殴打、强奸、电击和其他酷刑,而这往往只是为了向他们逼供。

任何被怀疑反叙利亚政府的人都面临危险,包括工人、商人、学生、博客作者、大学教授、律师、医生、记者、那些帮助邻居的人,以及为少数派群体挺身而出的活动人士。

在国际特赦组织要求终止叙利亚监狱内发生的可怕事情之际,一名幸存者用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插画来讲述他的经历(见背页)。



塞得纳亚(Saydnaya)监狱的卫星图片,该地是叙利亚最恶名昭彰的拘留所之一。





监狱看守对新来者的殴打被称为“欢迎会”。

“我们都被狠狠殴打,他们利用塑料和金属缆绳,甚至电缆……他们不放过任何人。我看到一个老人挨的打比我们的还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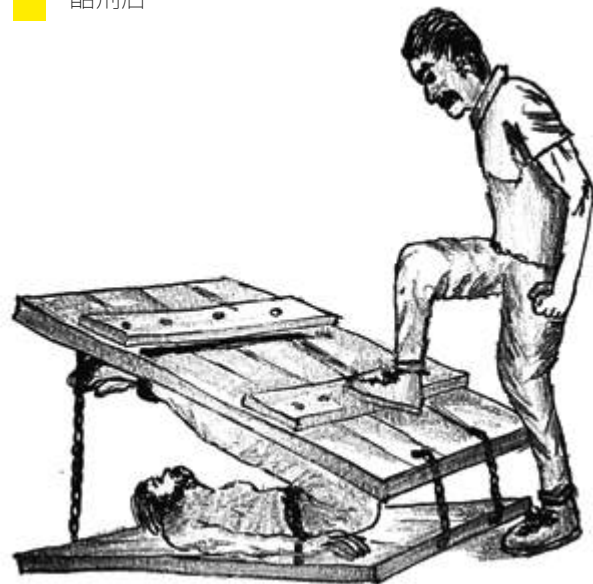
律师描述监狱里的“欢迎会”



其中一种用刑手段被称为“轮胎”。人们被迫钻进一个汽车轮胎,前额被按压紧贴着膝盖或脚踝,并遭到殴打。

“这种用刑手段剥夺你的尊严,把人打垮……当我想起时,我仍感到害怕,想起这就会令我的脉搏跳得很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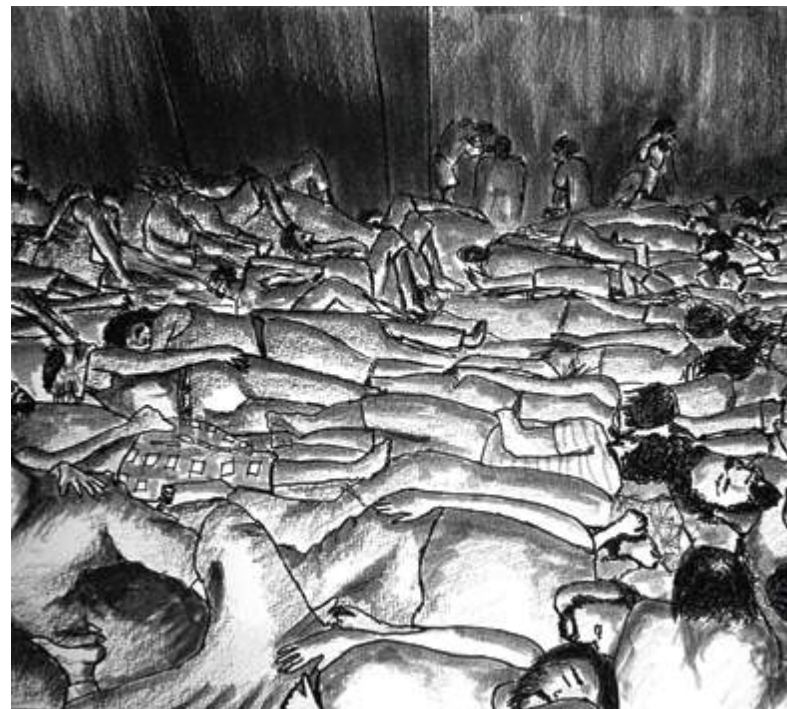
20多岁的阿拉伯语教师在经历“轮胎”酷刑后



人们因为过度拥挤而出现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有些人告诉我们,在一些情况中,超过50人挤在一间长宽各3米的牢房中。

“当他们带我进来时,我没看到人,只看到虫子全部在蠕动和交缠在一起。”

曾被羁押者描述过度拥挤的情况



曾是囚犯的人谈到被无休止地殴打:在被捕后的路上,在不同拘留所之间被转移期间,有时是每天因各种可想象的细微“违规”行为而遭殴打。

“他们用尽一切东西来折磨我。他们用电棍,令我像兔子一样颤抖。那看起来像电击枪——你可以看到电流从一个叉端流到另一个端。”

25岁左右的工程师



另一种用刑手段被称为“飞行地毯”。人们仰面朝地被绑在一块可折叠的硬板上,然后硬板的一端向另一端折叠。

“我以为自己一定会死在那里。”

25岁左右的工程师在经历“飞行地毯”酷刑后

插画: © Amnesty International/Mohamad Hamdoun

采取行动

我们必须一起制止叙利亚狱中的恐怖状况发生,作为关键的第一步,叙利亚政府必须允许独立的监督人士进入该国,调查这些残酷的拘留所。

立刻发送电子邮件: <http://bit.ly/2brZQfY>



© 60秒人物专访

要改变并不容易， 但不要放弃

香港的“雨伞”运动抗议过后将近两年，著名的学生活动人士面临入狱的威胁。7月，他被判“参与非法集会”罪名成立，面临被监禁。他最终被判社会服务令，但辩方正对裁决提出上诉。

你在年仅13岁时就成为了一名活动人士，是什么驱使你开始行动？

我想证明政治不仅是为年长的人而设，社会的未来属于年轻人，所以他们何不开始参与政治来实现变革和改革呢？

你的案件在法院悬而未决两年，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这确实影响了我整个生活，连我的(大学)考试都不得不因为庭审而延迟。我仍然面对其他审判，所以这段时间过得真不容易。

你的家人对此有何反应？

他们给予我弹性和支持，但我相信他们会很担心我。然而，他们也知道是政府迫使用进一步的方式来争取自由和民主。

你认为香港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自从2014年以来有何改变？

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预下，香港的普世价值在倒退，不论是在政治审查方面，还是候选人参选资格被取消的事件也是。



2016年5月，黄之锋在冲入中国政治人物张德江的车队预计经过的马路后，被香港警方羁押。

这条路对你来说并不容易，对吗？

不论是亲北京的媒体批评我，又或是我的家庭住址和手机号码在互联网上被泄露，甚至我的家人收到信件或我无法入境中国大陆……我所面对的压力都不容易应付。但是与中国内地的活动人士相比，我所面对的压力并不是真的很沉重。

你对希望实现变革的年轻活动人士有什么建议？

世界各地的活动人士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纵使情况不一样，但我们仍信奉同样的普世价值，亦即民主、自由和人权。现在对于活动人士来说绝非轻松时刻，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世界各地许多人致力于实现社会变革和进步，现在不是我们放弃的时候。

了解更多

<http://bit.ly/2eyu5Tr>

<http://bit.ly/2f8PMwY>

来自翁斐斐的信

缅甸学生活动人士翁斐斐（2015年“为人权而写”运动的特写人物）向国际特赦组织支持者发来一封感谢信息。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翁斐斐。你们中的许多人争取让我从狱中获释，并在我于狱中时寄信声援我。自从我获释后，我一直想给你们所有人回信，我要为我迟来的信息向你们道歉。

作为一名前政治犯的女儿，我从小就清楚知道国际特赦组织的名字，并听说过你们要求释放昂山素季等良心犯的运动。

2015年，我自己也成为国际特赦组织关注的良心犯之一。在那之后，我从世界各地的人们那里收到无数的明信片，画有可爱动物的手工作品卡片，充满温暖的祝愿，还有鼓励的信件和优美的诗歌。我仍通过国际特赦组织收到你们的来信，还有政治犯组织的来信。我计划收集其中一些信，用它们制作一个良心犯历史档案库。

我要感谢国际特赦组织和所有参与争取让我获释的人。你们这样的国际运动为我们的人身自由向政府施压，但知道你们声援我们后，我们精神上得到支持。

像国际特赦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争取民主和人权的过程中面对不公的人。我们需要坚强，并记住团结一致抗争的重要性。

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人，这不仅是因为你们争取让我和其他犯人获释，而且还因为你们帮助我们保持希望和信念。我希望我们会一起继续我们的抗争，直到实现人人享有人权和正义我们这一共同梦想。

诚挚的问候，
翁斐斐



© BayBay

“每封信、每一字
一词都加强我们
争取自由的
决心”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年轻活动人士
伊弗斯·马克瓦穆巴拉(Yves Makwambala)